



黃淑錦

出生：民國六十二年生

學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

現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

曾發表之作品：校內演出劇本「遇」、布袋戲劇本「女兒嫁」

舞臺劇劇本 第二名 盡頭世界

創作理念

家是人們人際關係的起點，卻也往往變成人際關係的終點。如何如何？才能回到起點，有沒有可能呢？

到咖啡廳裡、到捷運上去聽聽人們的對話，常常陌生人一句無心之言卻能切中聽者的心事，我一直醉心於兩個陌生人該如何接觸？接觸後又如何因為陌生感的空頭胡言擊中對方心裡要害，造成莫名的熟悉感。

家人和陌生人此時又如何分別？

這是一齣關於出走的戲，從自己的家出走到世界盡頭，究竟何者才是盡頭？會不會在找到盡頭之後，我們只是在不斷地重複問路與被問路的過程，誤以為那就是最後的方向。

盡頭世界 Fin De Monde

人 物

Lee	28歲	
Carmilla	24歲	
外地人	42歲	
烏許懷雅	19歲	
父親（醫生）	56歲	Lee的爸爸
眼科醫生	58歲	
立明	30歲	Lee的前男友
警員	27歲	
外國旅行者	由外地人扮演	

時間2001年9月

地點 台灣台北

場 景

第一場 極地，舞臺是一片白色，讓人看不到邊緣，類似極地的一種白，前舞臺有一些泥黃色類似土的物質，並有一突起的地方，看得出是白布鋪在小椅子上。

第二場～第五場

舞台由左而右分成三個區塊，分別為：眼科診所、捷運入口、及

網咖，簡稱為ABC三區，此三區無須寫實場景，只要有些象徵物品如招牌或捷運圖誌代表即可。

第六場～第四十場

地點為Lee的家，家的區域分為客廳和儲藏室，觀眾可同時看到兩個空間，客廳有一個窗戶，窗外是健身房的招牌霓虹燈。

- | | |
|-------|-----|
| 第七場 | 客廳 |
| 第八場 | 儲藏室 |
| 第九場 | 屋外 |
| 第十場 | 客廳 |
| 第十一場 | 屋外 |
| 第十二場 | 儲藏室 |
| 第十三場 | 客廳 |
| 第十四場 | 儲藏室 |
| 第十五場 | 客廳 |
| 第十六場 | 儲藏室 |
| 第十七場 | 客廳 |
| 第十八場 | 儲藏室 |
| 第十九場 | 客廳 |
| 第二十場 | 儲藏室 |
| 第二十一場 | 客廳 |
| 第二十二場 | 儲藏室 |
| 第二十三場 | 客廳 |
| 第二十四場 | 儲藏室 |
| 第二十五場 | 客廳 |
| 第二十六場 | 儲藏室 |

- 第二十七場 客廳
第二十八場 儲藏室
第二十九場 客廳
第三十場 儲藏室
第三十一場 客廳
第三十二場 儲藏室
第三十三場 客廳
第三十四場 儲藏室
第三十五場 客廳
第三十六場 客廳、儲藏室
第三十七場 客廳
第三十八場 屋外到屋內
第三十九場 屋外
第四十場 屋內
第四十一場 非寫實屋內

第一場

(舞臺是一片白色，讓人看不到邊緣，類似極地的一種白，前舞臺有一些泥黃色類似土的物質，並有一突起的地方，看得出是白布鋪在小椅子上。Lee走出來選了一個地方坐下，拿出明信片開始寫，以下以OS的方式進行。)

Lee (OS)

等會我們要去天堂港，聽說那裡的景色如天堂一般，不過那裡卻也是第一個有人煙的地方，我承認心裡有些矛盾，後來就迷路了，我們遇見了一個外國的自助旅行者，我們向他問路後才跟上自己的隊伍，順利的到達天堂港，我已經忘了天堂港的樣子，只記得大家想各自脫隊卻害怕被遺棄在這的默契。

立明，如果你要問我南極是不是我的答案，我不知道。

這裡是距離台北15871公里的極地，往前探去，應該就是世界的邊緣，人類的空間其實還是有極限的，我在雜誌社工作的時候蒐集了一疊厚厚的南極資料，但是卻比不上這裡的一眼，我想如果媽媽到了天堂，那也該是這個樣子的，只不過，別像我這樣冷就好了。

(烏許懷雅走出來，在Lee的另一邊開始朝著遠方揮舞著照片，然後慢慢地挖雪將照片埋入雪裡，她口中念念有詞。)

昨天在世界盡頭遇見烏許懷雅時感動莫名，她到底以她的方式來這裡了，我本來還在躊躇該不該來，因為過了這裡便不再有人煙，這個小女孩比我勇敢，把我推上了船。沒有人類的聖地。這好像我這一段時間心裡的孤絕狀態，我背著人群不想被打擾，想探求心裡最純粹的地方。

(烏許懷雅看見了在寫明信片的Lee，跑過來給她一個擁抱，她們把自己躺臥在雪地之上。)

此刻，我在聖地之上，與其說忘了時間忘了空間，還不如說自己在時間裡

在空間裡。好像回到了小時候那個看火車的下午，整耳是火車駛過轟隆隆的聲音。

(烏許懷雅和Lee起身要出發到另一個地方，發現自己脫隊太久，隊員都不見了，於是四處尋找，遇見一個外地人，於是向他問路，三人開心的比手畫腳，烏許懷雅和Lee向前走去)

第二場

B區：捷運入口

(幕起，Carmila將Lee撞倒在地，留下一句極為倉促的對不起後奔離，我們聽得見捷運車門開關的警鈴聲，一個外地人將Lee攙扶起。)

外地人：小姐，你還好嗎？有沒有怎麼樣？你還可以站嗎？

Lee：可以，謝謝。

外地人：很痛喔，撞成這樣，要不要我幫你？

Lee：不用，謝謝。

外地人：那邊人這麼多，你要不要站過來一點？

Lee：沒關係。

(沈默)

Lee：計程車。

(Lee招計程車，但車沒停。)

(外地人頻頻望著天空)

外地人：這裡計程車不好等。

(沈默)

(Lee忙著揮計程車。)

外地人：請問一下。

(沈默)

外地人：請問新光三越怎麼走？

(沈默)

外地人：新光三越，百貨公司的名字。

Lee：我知道新光三越是百貨公司的名字，在哪一條路上的？

外地人：對，我就是要問你在哪條路上？你是不是不知道路啊？沒關係，你休

息，我再問問別人。

(外地人開始左右張望)

Lee：新光三越有好幾家：忠孝西路、南京西路、松仁路。

外地人：這麼多家？我只去過一家。

(沈默)

外地人：那怎麼辦呢我？現在。

(外地人開始哼歌)

外地人：沒關係，反正都得等。

Lee：可以坐捷運去。你就從這個捷運入口進去。

外地人：進去以後呢？

(沈默)

Lee：從售票機投二十塊買票，坐到忠孝復興站換車再搭板南線就好了。

外地人：那裡是西邊嗎？

(沈默)

Lee：板南線是東西向，淡水新店線是南北向，你下去看地圖就知道。

外地人：這樣好複雜，也不曉得那裡是東？那裡是西？向左還是向右？

Lee：你看指示就好了。

外地人：在哪裡？

Lee：在那下面。

外地人：太陽下山了。新光三越在那個方向吧？心情不好的時候往東走，餓了
就往西邊回家，起床的時候，太陽會從海那邊直直射進山裡來。

Lee：計程車！

外地人：我女朋友剛剛也是沒招到，結果就搭捷運走了。

(捷運車門的開闔聲響，Carmilla急急跑來，差一點又撞倒Lee，她將Lee擋住。)

Carmilla：小姐請問你有沒有在地上看到我的鑰匙？

(沈默)

Carmilla：小姐？

(Carmilla欲離開)

外地人：你就是剛剛撞倒她的人對不對？她剛剛才被你撞倒很痛站不起來，而且你還跑走。

(沈默)

外地人：所以我想她現在不想跟你說話。

Lee：我沒有。

外地人：有啦！有啦！

Carmilla：對不起，我剛剛趕時間我沒看見，我聽到車子快進站了……

Lee：我沒有看見。

外地人：有啦，我有看見是她撞你。我聞得出來，小姐，你好香喔。不過真正的鈴蘭花香要在清晨趁花瓣上露珠還沒被剛起來的太陽蒸發，空氣裡透著昨夜山裡精靈沐浴的香味，你應該試一試。

Carmilla：我……

Lee：我……我是說我沒看見……鑰匙。

外地人：鑰匙，怎麼會沒有看見？你也沒有在身上找一找或看看地上。小姐，你剛剛真的撞倒她對不對？鑰匙也真的不見對不對？

(外地人開始趴在地上找鑰匙)

外地人：沒關係，不急不急，我們來慢慢找。

外地人：鑰匙是什麼樣子的？

(Carmilla和 Lee面面相覷)

Carmilla：呃，什麼鑰匙？

外地人：對，難道你還掉了其他東西？(向Lee) 你幫我看看那邊有沒有。

Carmilla：鑰匙是什麼樣子的？它有個天使排鉛筆的鑰匙圈，上面還有鑰匙。

外地人：什麼？

Carmilla：小天使鉛筆。

外地人：(對Lee)你知道？

(Lee點頭)

外地人：那你來找那一邊。

外地人：(站起來)沒有看到呢。

Carmilla：沒有看到就算了。

外地人：怎麼可以就算了，你看我一直等到現在，不要放棄。

Carmilla：我是不是打擾到你們兩位？

Lee：我不認識他。

外地人：我們剛剛才認識。我的女朋友跑掉了！還好有這位小姐陪我等。

Carmilla：這樣子呀。

外地人：太陽下山了，這是我第二次看夕陽。

(Lee 欲離開，但Carmilla和外地人卻像圍著圓圈跟她說話。)

外地人：這裡會讓我想起有一次上山打獵看到一隻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鳥，身上長著發亮的藍色和綠色羽毛，陽光照射下來在牠身上折射出夕陽一般的七彩光芒，啊，那不是本地的鳥，我一定要把牠打下來帶給我的族人們看，我發現自己忘了帶彈弓，就這樣看著那隻鳥停在那裡，牠也知道我在看牠，可是牠怎麼不逃跑呢？就這樣我站在那裡，心裡忘了打下牠的念頭，我瞪著牠，張大著愛人的眼睛瞪著牠，我好像不是來打獵的，這樣的感覺比打獵還像打獵，真是過癮。

(Lee走卻又跌倒，與外地人互看)

第三場

(B區燈暗，A區眼科診所燈亮)

醫生：視力退化的原因有好幾種，例如說：用眼不當，遭受外力傷害或者是年老退化，你現在的這種情況，像是有異常分泌物，眼睛容易酸澀，看東西模糊，逐漸有黑色小點遮住視線的狀況就可能是白內障，老年性白內障是一種老化的現象，隨著年齡的增加，水晶體會慢慢產生硬化、混濁的情形，它早期的症狀可能有視力模糊、色調改變、怕光、眼前黑點、複視、晶體性近視。晚期症狀像是視力障礙，最後只能在眼前辨別手指或者只剩下光覺視力。這是年紀大的人常犯的毛病，我建議你還是做進一步的檢查。

父親：你說我會瞎掉。

醫生：我是說最壞的情況會這樣。

父親：你認為我是因為年紀所以退化。

醫生：老年性白內障是很普遍的疾病，你只要照著醫生的指示，做檢查然後治療就可以痊癒了。

父親：我今天下午也是這樣跟我病人說的。

(停頓)

父親：我是不是快死了？你說！

醫生：老年性白內障是很普遍的疾病。在美國，每年至少有四十萬以上的病人因為白內障接受手術。

父親：不要那樣跟我說話。

(停頓)

父親：昨天我還幫病人開刀，成功地拿掉了那個小夥子快爛掉的盲腸。現在，我門診的病人還在排隊等我回去，我年紀大，我一天睡三個小時，我年

紀可以有多大？

(停頓)

父親：成功機率有多大。

醫生：成功機率很大，只是個小手術而已，而且手術治療是白內障唯一直接有效的治療方法。手術時間才半小時到一小時，跟你的大手術相比，這個是小case啦。手術的過程就是將混濁的水晶體摘除，置入人工水晶體，再縫合傷口。大多使用局部麻醉。不要等到白內障過度成熟再手術，引起晶體性青光眼這樣的合併症。

(停頓)

父親：好了，我要走了。

醫生：老李。

父親：你口袋那隻銀白色的是白金牌鋼筆，上面用藍字刻著「大開眼界」，對不對？那是我跟琇禾送你的畢業禮物，怎麼樣，應該不用動刀吧！

醫生：這可是你要我幫你檢查的。你自己也是醫生，我們認識也有三十年囉，對不對？當初你跟琇禾結婚，我們都才剛醫學院畢業，結果，現在我們的孩子比我們當初都大囉。

父親：是啊。時間過得好快，好像太快了。現在，終於輪到我了。

醫生：對了，Lee在華盛頓怎麼樣？我太太說你們好久沒來家裡坐坐，哪天你跟她一起來吃個晚餐。你上次告訴我說她可能要拿雙料的資訊與法律碩士，跟你當年有得比，你們真是虎父無犬女！

父親：找時間吧，我以後有的是時間，倒是她比較忙，很少跟我聯絡。

醫生：你自己有什麼打算？琇禾都走了一年多。

父親：我有時候晃晃悠悠覺得好像琇禾坐在我前面看著我。煮著我喜歡的熱鹹粥招我去吃，年輕的好看的她，眼睛柔柔長長的。

醫生：你太累了，要不要排個假休息一下。

第四場

(A區燈暗C區燈亮，C區為一個電腦螢幕或至少讓觀眾能看得到電腦上內容的投射機，投射機前我們看見一個年輕女孩在上網打字。)

(電腦內容第一則為女孩點選南極之旅的廣告)

(接下來電腦內容為女孩上聊天室聊天的畫面)

聊天室畫面：

South Pope：丫丫你在這裡嗎？

南方四賤課：好無聊丫，都沒有人陪我>…<

烏許懷雅：South Pope，你現在在那裡？

South Pope：在我家啊！幹嘛問？

烏許懷雅：會不會很冷？

南方四賤課：好無聊丫，都沒有人陪我>…<

South Pope：拜託，很熱耶！我在吹冷氣。

烏許懷雅：我以為你在南極，因為你叫South Pope。

South Pope：South Pope不是南極壓，是南方主教咧。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烏許懷雅：我係女生。

South Pope：Sorry 886！：P.

世界盡頭：嗨！在智利南端的美眉。Fin De Monde 嘞q>~<p

烏許懷雅：I C. Fin De Monde 歐，我越過麥哲倫海峽，穿過智利的領土，到達3,500公里路程的世界的終端，一片冰天雪地.的 Ushuaia呀。

世界盡頭：嘿嘿，你也喜歡那裡？

烏許懷雅：我要帶我的喵喵去。

南方四賤課：好無聊丫，都沒有人陪我>…<

世界盡頭：喵喵是誰？你bf？

烏許懷雅：是我家喵，不過牠死掉了”>…<”

世界盡頭：嗚嗚嗚*。*別難過，牠會很開心，如果牠知道的話！

南方四賤課：好無聊丫，都沒有人陪我>…<

烏許懷雅：世界盡頭在那裡？

世界盡頭：這裡吧。

南方四賤課：再見了，各位：P

烏許懷雅：我不懂？你什麼時候要去？

世界盡頭：你呢？

烏許懷雅：我明天出發！有什麼建議？

世界盡頭：最靠近南極的是智利，烏許懷雅就是在智利最南端，人類生活的南界。搭飛機到那裡，再坐船去。不過花費不少喔，大概要三四十萬台幣

烏許懷雅：降子優？我以為它在澳洲，那我怎麼辦？

世界盡頭：我E給你地圖。

烏許懷雅：：) Thanx …

世界盡頭：881。

第五場

(C區燈暗，B區燈亮)

Carmilla：啊？那後來那隻鳥呢？你有沒有拿照相機把牠拍下來？

外地人：(指自己的心)牠在我這裡啦。

Carmilla：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喔！

外地人：好啊，什麼問題？

Carmilla：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喔！

外地人：什麼？

Carmilla：你穿這樣打獵？

外地人：有什麼不對嗎？穿這樣也可以打獵

Carmilla：我知道啦，那是你們的術語。

外地人：什麼術語？

Carmilla：你沒看過日劇「大和敢金女」嗎？裡面的女孩跟聯誼的男生約會的時候都會看看他身上穿的手上戴的，才決定要不要跟他們有下一步。像你這樣穿得像西部牛仔，你獵錯地方了吧？

外地人：你會覺得奇怪？這裡是沒辦法打獵，我不太會表達啦！像我有一次騎車到山上閒晃，看到一隻鼯鼠爬在電線杆上，心裡突然覺得好悲哀。

Carmilla：你會不會看錯了？

外地人：我也想當個好獵人。

Carmilla：我半夜經過林森北路的時候也看過幾隻松鼠呢。牠尾巴長長的還染顏色，光著屁股走來走去。

(沈默)

Carmilla：所以呢？怎麼不講話？獵人？有一種遊戲叫「獵人、老虎、雞吃蟲」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玩過？就是兩個人互喊其中一項，如果你

喊獵人她喊老虎，那就是你贏。獵人贏老虎、老虎贏雞、雞贏蟲、蟲贏獵人。

外地人：我聽不懂。

Carmilla：為什麼蟲會贏獵人？

Lee：我要走了！

外地人：請你告訴我該怎麼走？你們都這樣不告而別嗎？我要去哪裡找她？

(Lee欲離開)

Carmilla：小姐你不要走，等我一下！對不起剛剛撞倒你，我想…

Lee：你以為隨便說說就可以嗎？你會聽嗎？

Carmilla：這個我…

Lee (對Carmilla) 和外地人 (對Lee) 同時：我不是說你。

Carmilla：你們兩個好好玩喔，我突然覺得現在真的不急了呢！

(停頓)

外地人：對，不急。我有帶小米酒，大家一起喝。

(Lee離開)

Carmilla：你別走嘛！

(Carmilla拉著Lee不讓離開)

外地人 (原住民語)：大家一起吃飯喝酒，大家好朋友。

Carmilla：你說什麼？

外地人：我不知道。

Lee：你們自己去，我要回家。

(Lee離去。)

外地人 (原住民語)：普攸瑪，祖靈捨棄我們這些容易遺忘的孩子，我深深地感到罪惡呀！

Carmilla：你說什麼？

外地人：我不知道。

Carmilla（對Lee）：你別走。喂！你等等我！等等我！

（C區燈亮）

（女孩烏許懷雅做好了捲圖，投影機上是捲圖的實際內容，背景音樂是原住民召喚祖靈的歌。）

（女孩烏許懷雅收拾行李）

（三區皆燈亮）

（以下動作無聲）

（A區父親脫下醫生制服，換上便服與鴨舌帽像是畫家，打包行李往B區去；B區外地人與Carmilla 和Lee分道而行；Carmilla 和Lee往A區方向去，見到父親但不認識；外地人往C區去，遇見女孩烏許懷雅，兩人比手劃腳了一陣子，外地人幫女孩烏許懷雅指了捲圖上的地點）

第六場

(黑暗中聽得到摸索鑰匙的聲音，父親將鑰匙插入孔內頻頻失敗，又試了幾次，他聽到有腳步聲接近，趕快躲到旁邊。這時立明出現，他沒開門只是撥了手機，屋裡電話隨即響起，響了非常多聲。)

父親：立明，你回來啦！

(立明一時無法會意過來，趕緊關手機，屋內電話聲停，立明欲離開)

父親：是我呀，李伯伯，你忘啦？

立明：喔，是你呀，伯父，好久不見。你怎麼會來這裡？

父親：我剛好上來台北，順便看看裡面有沒有人？

立明：好像沒有人，Lee她今天還沒回來。

父親：我不是來看她，我來看你。

立明：看我？伯父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

父親：Lee說的。

立明：Lee說的？她怎麼說？

父親：她出國前說出國後要把房子轉租給你。所以我來看看你把房子照顧得怎麼樣了？

立明：她還說了什麼？

父親：她說這裡都是你在住。怎麼樣？還住得習慣吧！

立明：那她後來還說了什麼？

父親：就這樣了，她沒跟你說嗎？

立明：嗯，有。

父親：她一個人在華盛頓也不知道怎麼樣了？

立明：華盛頓？

父親：我本來叫她去波士頓的，她托福考壞了。

(停頓)

父親：我沒說錯吧？她考壞了。

立明：應該吧！可能是她沒說清楚，或者是我沒有聽清楚。

父親：這裡改變蠻大的，我都快認不出是哪一間來。還好我看到了你在這裡，回來了，你怎麼不進去？

立明：呃，伯父你車停哪？台北汽車拖吊得很厲害，我去幫你看一下。

父：我坐客運上來的。

立明：我以為您開車呢？

父親：我的車進廠修理了！

立明：車子有什麼問題嗎？

父親：老車子，換一些零件而已。

(立明假裝找鑰匙開門)

父親：其實這次我來是想跟你打商量，不是說我不等你們結婚，這棟房子跟我
...

立明：伯父，你可能搞錯了，我跟Lee很久沒見...

父親：進去吧！我們進去再說。

立明：伯父，我跟Lee...

父親：還是你不高興我來？我知道我這樣很唐突，我也只是來看個東西就走，不會待太久。

立明：是不是，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是說我……忘了帶鑰匙。

父親：年輕人這麼糊塗，我有帶。

立明：你有帶，太好了，我好久沒進去了。

(停頓)

立明：是這樣的，我出差一陣子，好久沒回來了。

父親：忙啊，忙是好事，年輕人多忙些。好險你有遇到我，我剛剛按門鈴也沒

人應，想說沒人在家。

立明：伯父你來很久囉？

父親：沒有，剛到而已。

（父找鑰匙又插錯）

父親：來來來，你來幫我找，我太久沒來都忘了是哪一支了。

（立明找鑰匙開門）

立明：伯父，怎麼有空來台北？

父親：我排了一些假。

立明：準備去哪玩？

父親：看一些老朋友。

立明：休多少天？

父親：不一定，看情形。

立明：伯父早就應該這樣了。

父親：你什麼意思？你是說我早就老了，身體不行了，可以退休了，是嗎？

立明：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以前和Lee曾說過伯母去世後，你應該好好休息的，不要那麼忙，累壞身體。

父親：我身體很好，再說如果你要我休息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停頓）

父親：你找到鑰匙孔了沒有？怎麼好像你沒住這裡過？

立明：對不起，我又插錯了，再試試。

父親：我們是在這棟房子生下她的，這是我買的第一棟房子，那時我還只是個小醫生，每天拼命工作付房貸，你伯母說我們自己開個小診所，不要再到大醫院這麼累，可是在大醫院成就感才大，你伯母還是支持我，她自己跑來我們醫院生下Lee，我都不知道。

立明：她說她出生的時候沒有哭。

父親：跟我一樣倔，可能是氣我這個爸爸沒來看她。她長得像你伯母一樣細緻，個性卻跟我一樣壞，出國到現在，一點消息也沒有，沒有電話，不給地址，只有剛到的時候，寫了封明信片說到了，這種事難道不能打電話講嗎？我要她去拿個資訊和法律的學位，也不知道她現在念了什麼，我對她的期望比對年輕的自己還高。她有沒有跟你聯絡？

立明：我曾經收到她一張明信片，好像是從南美洲寄來的。

父親：門開了，進去吧！

(兩人進屋內)

立明：伯父，進來。從這裡。

父親：你以為我會忘記？

立明：忘記什麼？

父親：忘記怎麼進來。

(父親環視整棟房子)

立明：應該沒變吧。

父親：沒什麼變，以前那張桌子是在這裡，椅子放那裡，你看這張小椅子。

立明：好小喔，我以前沒看過。這是給小孩坐的，可是這裡又沒有小孩子。

父親：我做給Lee的。

立明：你做的？

父親：Lee小的時候喜歡把它當馬騎。她有沒有告訴過你？她小時候像男孩子，很外向，有什麼話說什麼話。

立明：沒有。

父親：她應該跟你說的啊，是不是你忘了？

(停頓)

父親：一定是你忘了。

立明：我忘了。

父親：立明，你有沒有進來過這個房間？

立明：沒有，Lee說那間鑰匙不見了，反正是儲藏室堆雜物的。

父親：鑰匙不見了？怎麼可能？我看看還在不在，立明，你幫我把那個畫拿下來。

（立明取畫）

立明：這是誰畫的？

父親：怎麼樣？畫得好不好？

立明：我不是很懂畫，不過這幅畫是鐵路吧？

父親：你不感覺很年輕，色彩很豐富？

立明：這是那裡的鐵路呀？

父親：這就是你現在站著的地方，幾十年前這裡根本沒有羅斯福路，汀州路上就是這種鐵軌，一直延伸到新店去。

立明：這是真的地方喔？好難想像是二三十年前的臺灣。

父親：畫的顏色是不是褪了不少？如果是現在來畫的話，可能就不是這樣的顏色了。當初，我們是在這裡生下Lee的，她也不怕火車隆隆的聲音，每一覺都睡得很熟，那時候想把她畫下來，可惜我是個很忙碌的實習醫生。一個人如果回到他的過去，腦海裡的顏色還會一樣嗎？還是也會跟著變呢？

（停頓）

立明：這畫後面有一把鑰匙耶。

父親：對！鑰匙！鑰匙給我。那你去忙你的，我自己進去。

（沈默）

立明：伯父，我來開門。

父親：不行，這是我自己的事。

（父親找不到鑰匙孔）

父親：昨天開刀太累了，有點眼花。

立明：Lee沒告訴過我她是在這棟房子出生的，不過，她很喜歡坐火車。

父親：她五六歲的時候我們搬家，她應該有些記憶的呀，她老是喜歡撿鐵路邊的石頭回家，待會我拿給你看。

立明：撿鐵路邊的石頭？做什麼？

(父親開門)

父親：門開了，很容易嘛。哈哈，你去忙你的吧！

(父親進了儲藏室。)

第七場

(立明走到Lee房門，但門鎖著。用手搬弄小椅子，開始打電話回撥自己的手機，讓手機響著。)

(烏許懷雅從門口走進來，與立明兩個人嚇到彼此。)

烏許懷雅：門怎麼沒關？

(立明掛電話，站起來，手機響停)

烏許懷雅：你手機響耶，你不接呀，我沒有要你不接的喔！

立明：這裡是你……

烏許懷雅：你繼續玩，那個椅子很可愛。

立明：我不是故意在這裡……

烏許懷雅：沒關係，我自己也常這樣。

立明：我馬上就走，因為我是陪房東來的。

烏許懷雅：房東？你不是住在這裡？

立明：你不知道嗎？

烏許懷雅：你之前又沒告訴我？你只是把住址給我。

立明：把住址給你？怎麼可能？你不是住在這裡？

烏許懷雅：奇怪？你幹嘛這樣問？你把住址給我說如果我有計畫就可以來找你，所以我就來了。

立明：找我？

烏許懷雅：你不是「世界盡頭」嗎？我是「烏許懷雅」。我沒想到你這麼老，怎麼樣，你才剛離線我就到了，粉厲害吧！

立明：什麼「世界盡頭」？我不是「世界盡頭」，小姐，你是不是走錯地方？

烏許懷雅：沒有啊，這不是五樓之三嗎？

立明：等一下，烏許懷雅？我好像聽過。

烏許懷雅：那就是我呀？有沒有一些回憶湧上來（很正經地說）我越過麥哲倫海峽，穿過智利的領土，，到達3,500公里路程的世界的終端，一片冰天雪地的 Ushuaia呀。

（停頓）

烏許懷雅：記不記得？

（停頓）

烏許懷雅：你不是世界的盡頭？那他在房間裡對不對？

（烏許懷雅欲開父親在的房門）

立明：你別開門！

（父親探頭從房門出，立明趕緊把烏許懷雅推到沙發底下。）

父親：我好像聽到有女生的聲音，是Lee回來了？

立明：沒有，伯父你聽錯了。沒有什麼聲音。

父親：難道我的耳朵也？

（父親進房間）

烏許懷雅：你為什麼不讓我跟他見面？那是你爸喔？

立明：不是，他是我女朋友的爸爸。

烏許懷雅：啊？你有女朋友囉，那世界盡頭有沒有女朋友？告訴我嘛，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有很多網友，但不是每一個都想見面，我真的很想見他。

立明：我怎麼知道？

烏許懷雅(大聲)：你怎麼這麼無情？

立明：小聲一點。

烏許懷雅：搞不好他是你哥或是你弟，也有可能是你姐或是你妹，總之，是他叫我來這找他的，你沒有兄弟姊妹啊？

立明：小聲一點啦。

烏許懷雅：你好像很怕你女朋友的爸爸？你是不是做了什麼虧心事？

立明：我又不認識你，這關你什麼事，幹麼問起我的私事？

烏許懷雅(大聲)：你怎麼這麼無情？

立明：好啦，我說。你們到底怎麼認識的，怎麼連他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烏許懷雅：網路呀。

立明：難怪？

烏許懷雅：難怪什麼？

立明：難怪不清楚。

烏許懷雅：什麼不清楚呀！

立明：連他是男是女也不知道。

烏許懷雅：那很重要嗎？

立明：重要呀！至少你不會認錯人。

烏許懷雅：知道了，就不會認錯人嗎？

立明：總之你找的人不在這裡，趕快走啦！

烏許懷雅：你怎麼知道我要找的人不在這裡，這裡沒住其他人嗎？

立明：我不清楚。

烏許懷雅：不清楚？你不是住在這裡嗎？

立明：不是，我只是主人的朋友。

烏許懷雅：那主人呢？

立明：不曉得是出國了還是在國內，我也在找她。

烏許懷雅：這就對了，搞不好世界的盡頭就是她。

立明：不可能。

烏許懷雅：你很了解她嗎？

立明：我？

烏許懷雅：等一下，我覺得這裡很奇怪，好像你們也不屬於這裡，你說房間裡

的是你女朋友的爸爸，你女朋友的爸爸在你朋友的房間要幹嘛？

立明：這是他的房子。

烏許懷雅：喔，這是你朋友的房子，也是你女朋友爸爸的房子，可是你不清楚你這個朋友在那裡？他不就在房間裡嗎？你何必弄那麼複雜來隱瞞我？

立明：我一時也很難解釋清楚，這是我女朋友的爸爸的房子，後來他給了我女朋友住，她說她出國，事實上，我也不知道她在那裡的時候，她告訴她爸爸她把房子轉租給我，基本上，我跟她已經好久沒有聯絡，所以也沒有住這裡，我已經找她好久，她只寄給我一張來自智利烏許懷雅的明信片，她真正租給誰？誰又住在這裡？我不知道，我跟你一樣不清楚，至於他爸爸和我怎麼會同時出現在這裡，就跟你突然出現在這裡一樣，大家都出現了，就是她不見了。

烏許懷雅：你很生氣她不見？

立明：沒有。

(沉默)

烏許懷雅：你一定被你女朋友騙了，她一定還住在這裡。

立明：你怎麼知道？

烏許懷雅：而且，她就是世界的盡頭。

立明：胡說。怎麼可能？

烏許懷雅：你說你剛剛收到的明信片從哪來？

立明：智利。

烏許懷雅：這就對了！烏許懷雅，對不對？那是我！Fin de Monde!!!

立明：你剛剛說什麼，我聽不懂。

烏許懷雅：法文Fin de Monde的意思就是世界的盡頭。

立明：你說什麼？

烏許懷雅：明信片上的字。你看！

（烏許懷雅拿出捲圖）

烏許懷雅：你看這裡是烏許懷雅！這是我的計畫，我可是畫了三個禮拜才畫好的，我起初以為如果要到地球的最南端—南極的話，是要從澳洲或紐西蘭比較快，對不對。

立明：我不知道！

烏許懷雅：事實上，從智利的烏許懷雅搭船到南極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烏許懷雅又被稱為世界的盡頭，因為過了烏許懷雅，便是一片冰山世界，沒有人煙。這些，都是「世界盡頭」告訴我的，我覺得他就住在這裡，所以我要從這裡出發去南極。你看，這張捲圖跟我們小時候玩的是一模一樣，你順著線走，遇到岔路的時候，就要選擇，可能是好的關卡，或是壞的關卡，但到最後就會有不同結果，一是往南極，一個是回我家。來吧，你幫我選下一站。

（停頓）

立明：為什麼我要幫你選？

烏許懷雅：這是遊戲嘛。

立明：這是什麼？我看不懂。

烏許懷雅：你也對世界盡頭這麼囉唆嗎？

立明：誰？

烏許懷雅：你女朋友。

立明：沒有。

烏許懷雅：大概是。

立明：問這個幹嘛？你不要把你們兩個混在一起說。

烏許懷雅：那你知道她現在在哪裡嗎？

立明：也許她跟她爸說的一樣出國了？

烏許懷雅：所以你在這裡是？

立明：看看。

烏許懷雅：去找她啦，去問她。

立明：我……

(沈默)

烏許懷雅：你知道走路是什麼感覺嗎？

立明：走路？你幹嘛問我這個？

烏許懷雅：來啦，你走一下。走路嘛，每天都在走。

立明：我不要。

(立明走到旁邊看到捲軸)

烏許懷雅：我的喵咪死了就不能走路呢。

(立明開始拉開捲軸看看裡面的路線)

烏許懷雅：我要幫牠走過每一條巷子，彎進每一個轉彎，大家出去玩也不能帶牠，讓牠自己待在家。每次我回家，牠在家裡聽到熟悉的腳步聲，就知道我回來了，現在我要讓牠一直聽到我的腳步聲。

立明：你這上面是畫什麼？如果說是地圖，又可以向左又可以向右，怎麼走。

第八場

(儲藏室有音樂出，是國語老歌。)

(儲藏室內的擺飾就像是民國六十年代的樣子，有一台唱機，父親開始擦拭唱片，仔細地將灰塵吹走，牆上掛著一幅少女的素寫畫，看得出來跟Lee相似，父親對著畫像開始說話。)

父親：我回來了，你坐在那別動啊，不要緊張，表情放自然，肌肉放鬆，什麼？不要不好意思，嗯，很好，就這個笑容。

(父親開始速寫起來)

父親：像你這個姿勢，我就要放大大腿的比例，縮短身體，打亮腿的部份，你的腿簡直棒透了，我同學他們都很羨慕我呢！你知道達文西也是個醫生，對人體的構造很熟悉，像你這樣屈著身體，就是你的大腿肌肉在用力，達文西後來在繪畫很出名，一直是我的偶像。在國內，還是當個醫生可以養你。這樣我還可以買很多畫，對不對？

(父親開始一張又一張的揉紙)

第九場

Carmilla和Lee在往屋子的路上。

Carmilla：你等等我，你不是腳痛嗎？

(沉默)

Carmilla：你不是腳痛嗎？走慢一點。

(Lee 停住腳步)

Lee：請問有什麼事嗎？我不填寫問卷，而且我也沒有捐款的習慣。

Carmilla：不是啦！我是要謝謝你。其實你不去，我也不想去，我想可能是那個人偷了我的鑰匙，所以故意跟我們說麼那麼多奇怪的話。怎麼辦？搞不好他會去我家？

Lee：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去你家，可是我現在只想回家。

Carmilla：我鑰匙掉了。

Lee：前面有鎖店，你可以去打把鎖。

(沈默)

Carmilla：這已經是我這個月第五次掉鑰匙了，我怎麼這麼背？害得我現在站在這裡，整個心卻跟世界陌生了起來。

(沈默)

Carmilla：完蛋了，我連說話都像那個原住民的啦！

(沈默)

Carmilla：你怎麼都不說話？

Lee：我不習慣跟陌生人講話。

Carmilla：你看起來像是學生喔，哪間大學？

Lee：我不是學生。

Carmilla：不是學生。我姓楊，木易楊。你可以叫我Carmilla，這是我的名

片。你的腳還好嗎？要不要我扶你回去？

（沈默）

Lee：我可以自己走。

Carmilla：我不是推銷員。

（沈默）

Carmilla：你叫？

Lee：Lee。

Carmilla：剛畢業？

Lee：畢業三四年了。

Carmilla：你自己一個人住？

（沈默）

Carmilla：我也是一個人住，一個人住很不方便。那就更需要我幫忙，來，我幫你背背包。

Lee：不用啦！

Carmilla：你知道在日本有一個傳說，如果你覺得很倒楣，你就把鹽往你身後灑，然後向前直直走不可以回頭，這樣厄運就可以解除。

（Carmilla往身後丟了一把鹽）

Carmilla：走吧！

第十場

立明：去南極？

烏許懷雅：怎麼樣？很特別對不對？

立明：現在很多旅行社都有這個行程，也沒有什麼特別，就是多繳一些錢，多坐幾天飛機，多搭幾次船。

烏許懷雅：可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想了一個方法，就是從現在開始一直往南走，總有一天，我一定可以到南極的。

立明：用走的去？這樣要走多久？一直往南走，這樣會走到嗎？

烏許懷雅：嗯。

立明：這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烏許懷雅：那不一樣。

立明：這樣世界就會不一樣嗎？事實會有改變嗎？如果一切都沒改變，爲什麼要去做它？

烏許懷雅：那你來這裡你女朋友就會出現嗎？世界就會不一樣嗎？如果她不出現，你爲什麼還來這裡？

（沉默）

烏許懷雅：而且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嗎？要我等五年等十年等我賺夠錢，等我忘了我也有這樣的心情時，看電視的DISCOVERY告訴喵咪過乾癮，然後再每天幻想直到死去嗎？

立明：沒那麼嚴重啦！你要我怎樣幫你？

烏許懷雅：時間不早了，世界盡頭又不在，你幫我選好了。

立明：我？

烏許懷雅：選啦，又不是你去。

（立明幫烏許懷雅選了捲圖的下一站）

烏許懷雅：謝謝你，那我走囉！你幫我告訴世界的盡頭說，我把這裡當起點，
我們南極見喔。

第十一場

Lee：你在幹什麼？

Carmilla：我在撒鹽巴。

Lee：你怎麼會有鹽巴？

Carmilla：我本來買好要在出捷運站的時候灑，然後直接回家呀！可是……
我家在哪（往身後指），我現在沒辦法回家了。現在怎麼辦？

（停頓）

（烏許懷雅走出屋門，遇見Lee，兩人互撞後，有東西掉下，兩人對看許久，
Lee 將捲圖還給烏許懷雅，烏許懷雅則把鑰匙還給Lee，是Carmilla的鑰匙）

烏許懷雅：你沒事吧？再見！

（Carmilla把Lee扶起來）

Carmilla：我看我還是扶你回去好了，看來你也應該灑灑鹽去去楣運！你家
在哪？等一下進去拿一些到門口灑灑吧！

（Lee回頭看女孩輕盈的步伐，她遇到一個類似外地人的問路人跟她問路後便
愉快離去。）

Lee：是他？

（Carmilla對著Lee的手尖叫）

Lee：怎麼了？

Carmilla：這不是我的鑰匙嗎？這是我的鑰匙呀！灑鹽儀式真的有效！可是
，我走得好累，我可以進去坐一下嗎？

Lee：進來吧！

（立明聽見有鑰匙開門的聲音，趕緊躲到儲藏室。）

（Carmilla和Lee進門）

Carmilla：這房子很老了吧？

Lee：大概有三十年了。

Carmilla：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可以在裡面開復古舞會。房租應該很便宜吧？

Lee：是自己的房子。

Carmilla：你家？你真幸福可以住在自己家裡，每天吃媽媽煮的飯，不像我，每天在為選哪一家自助餐傷腦筋，吃來吃去沒有胃口！

Lee：我母親不在家。

Carmilla：你們沒有一起住，我想如果我住在自己家，有爸爸媽媽在就不用花水電瓦斯費和餐錢，我忘了你剛說你一個人住。他們搬走了？

Lee：嗯。

Carmilla：我是不是問得太私密？

(沈默)

Lee：喝點什麼？

Carmilla：有啤酒嗎？

Lee：有，我去拿。

Carmilla：我去，你腳不方便。

第十二場

父親：外面有人？

立明：沒有。

父親：是女孩子。我好像聽到聲音。

立明：不是啦。外面沒有人，公寓的房子就這樣，隔音不好，有時候隔壁打麻將這裡都聽得到。

（停頓）

父親：那你進來幹什麼？

立明：我想跟你談談Lee的事。

父親：來，坐下來講。

第十三場

(Carmilla 取啤酒)

Carmilla：冰箱裡那一堆像草的東西是什麼？

Lee：小麥草和苜宿芽。

Carmilla：那好像飼料？

Lee：是自己吃的。

Carmilla：好吃嗎？

Lee：不難吃，麻煩你幫我拿旁邊那一杯。

Carmilla：什麼東西？綠綠的好噁心。

Lee：精力湯。

Carmilla：你不喝啤酒？

Lee：不喝，會起酒疹。

Carmilla：那你買來做什麼？給你男朋友喝？

Lee：不是，沒有。

Carmilla：是你不想喝？還是你沒有男朋友？那就喝吧！

(Carmilla遞給Lee一瓶啤酒。)

Carmilla：來，把腳抬高(Carmilla將啤酒瓶放在Lee的腳上)，哇，你腫那麼一大塊，我小時候如果跌倒，我媽就會買一瓶可樂放在我黑青的地方冰敷，敷好了，可樂就是我的，所以我會忍住痛一直讓它敷到不冰為止，傷也就好了。

(沈默)

Lee：謝謝。

Carmilla：我先喝。你這裡住多久了？

Lee：十幾年了，我高中的時候搬進來的，這裡離我高中學校近，剛好我爸這

裡有房子。

Carmilla：有這樣的爸爸真好，在台北租這樣的房子要一兩萬呢。你這樣省了很多房租，你爸對你真好。

（沈默）

第十四場

立明：嗯，啊，喔，伯父是這樣的，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立明走過一圈又一圈的紙堆）

父親：如果你們要結婚，我跟你伯母都會答應，不過這棟房子我要收回來，我想搬回來，其實我也有件事情要跟你說，我知道房東都要提前一個月告訴房客讓他搬家，我想你一個男孩子找房子應該蠻容易的，不知道給你一個禮拜夠不夠？

第十五場

Carmilla：你爸爸他是？

Lee：醫生。

Carmilla：喔？醫生？難怪。

Lee：爲什麼？

Carmilla：難怪這裡有這麼多健康食品。我問你維他命A是吃什麼的？還有葉酸是什麼東西？

Lee：我比較喜歡有機食物。

Carmilla：我認識的醫生女兒都會彈鋼琴。你會不會？

Lee：不會，不過我會修馬桶。

(兩人笑)

第十六場

立明：我沒有辦法做決定。

父親：有什麼問題嗎？

立明：伯父，我想你可能誤會了，其實我跟Lee很久沒見面了？自從伯母去世後，她就消失不見了。

父親：我不是告訴過你她去美國了？你要有耐心嘛！

立明：我很有耐心的在等。

父親：我了解我的女兒，她不是那種人，是不是你欺負她了？

第十七場

Carmilla：所以你騙你爸妳出國了，其實妳還住在這裡。

Lee：也不是騙，沒辦法說清楚就不說了。

Carmilla：爲什麼沒辦法說清楚呢？

(沈默)

Lee：其實我媽不在了，吃了太多止痛藥，胃癌末期都不知道，我們知道得很突然，發病到去世只有兩個月。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醫生的太太居然這麼慢才發現是癌症，她胃痛，我們都不知道，直到看到她的X光發現胃裡擠了一個五公分的大腫瘤，我們才知道她不是應該那麼瘦，她愛暈，她吃不下，都是有原因的。

Carmilla：你爸他一定很難過，他自己是醫生。

Lee：我不清楚，也許未來對他來說才是最重要的，那時候他們醫院在忙推薦主任醫生的事，他幾個學生就開始幫他運作，家裡老是來了一堆又一堆的人吃飯，但居然沒有一個人發現她不對勁。她突然要爸爸別去爭取了，要爸爸陪她到國外走走，說實在的，爸爸帶她出國的次數不超過三次，她那時候想要爸爸陪她去南歐，曬曬那裡的太陽，爸爸在熱頭上，哪肯？我說我陪她去，她笑了笑，說只是想想罷。後來，爸爸敗給了一個年輕的醫生，我再慫恿媽媽提的時候，她已經住進了醫院。

第十八場

父親：不可能，華盛頓那裡的確寄了入學通知，我看著她走進飛機的。

立明：你不覺得這裡有人住嗎？到處都有人會進來住的樣子。

父親：你不就住在這裡嗎？我不曉得她怎麼跟你講的？可是這是我的房子，我要收回來，年輕人要靠自己，知道嗎？

立明：我沒有住這裡。

（沈默）

父親：沒關係。

立明：沒關係？

父親：你們是不是住在一起不讓我知道。

立明：沒有。

父親：沒有？那怎麼會這樣？

（沈默）

父親：你們一定瞞著我，Lee跟你在一起以後跟以前就不一樣了。

立明：哪裡不一樣？

父親：她小時候喜歡拿著聽診器當麥克風跟我說心事，像誰誰誰喜歡她，其實她都不想理。後來上高中，她放假就很少回家，家裡有很多事，其實我跟她媽媽都瞞著她，不想讓她擔心。你知道我們希望她過得比我們好。

立明：她有回去啊。

父親：她小時候喜歡聽我講醫院的事，還可以當我的軍師。

立明：她在醫院陪祖母的時候，說那是她們這輩子最親密的時光。

父親：我在醫院。

立明：不在病房，我也不在。

父親：怎麼又說到你。

立明：我想這可能是分手的理由，可是我們都忽略了。

(沈默)

父親：你胡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太不像話了！只會分分合合來來去去的。跟你說，她聽我的話出去唸書了，你這麼不了解她，怎麼跟她在一起？你以為成家那麼簡單，誰沒有理想，誰不想自由？你說，我沒有嗎？你知道我曾經得過全省美展嗎？那幅鐵路，就是那幅鐵路，可是現在怎麼樣？鐵路還在嗎？我至少有一棟房子在這裡，讓你們住，讓你們去自由。

第十九場

Carmilla：我也很早就跟我爸說話了，沒話說。或者說有太多話不知該怎麼說？

Lee：都一樣。

Carmilla：就是這樣！

Lee：怎樣？

Carmilla：他不喜歡我交的每一個男朋友，說沒一個好貨，結果前年他從外面帶了一個弟弟回家，你知道嗎？他跟我差了十六歲，我從來沒看過他，爲什麼要叫他弟弟？我叫我媽走，她不走。她不走，我走。他以爲什麼事都沒有？大家都可以裝做沒事，我偏不裝。你知道男人真是噁心。

(沈默)

Carmilla：如果妳看到了那隻藍色的鳥，妳會怎麼辦？

Lee：不知道。

Carmilla：那根本就是騙人的。

Lee：我想我會許願，讓時間停住，讓我跟媽媽可以停留在那個下午兩點四十分，把一切停格，生命不再前進也沒有後退。

(沈默)

Lee：生命真的有盡頭嗎，不可以重來？

(Carmilla開始繞著客廳灑鹽)

Lee：你在做什麼？

Carmilla：灑鹽儀式啊！

Lee：不要。

Carmilla：像不像下雪？我一直想去北海道看雪。妳有沒有想去的地方？

Lee：沒有。

Carmilla：真的沒有？

Lee：這裡很好。

Carmilla：下雪了！

（停頓）

（兩人乾杯）

Carmilla：妳怎麼買了又不喝嗎？沒人陪妳？

Lee：瓶子很漂亮。

Carmilla：好不好喝？

Lee：有一點苦。

Carmilla：怎麼會呢？一定是不冰了。

（停頓）

Carmilla：下次我帶妳去PUB喝。也沒有人會管妳心裡好或不好，反正就是把大腦放在家裡，一切聽身體的，喜歡就喝就說話，不爽就走人，這樣很自在。

Lee：自在？

Carmilla：發洩。妳需要好好發洩。

Lee：我這樣很自在，我不需要找一個地方讓自己去發洩。

Carmilla：你不要喝那一瓶不冰的，再拿一瓶。

（停頓）

第二十場

父親：如果這張畫不是高三那年得的獎，我也不會對自己是不是要當醫生這麼困惑，我是理工組那時候離大學聯考沒幾天，天氣很熱，我跑到附近的土地公廟唸書，念一念，我就在想，我的人生到底要往那裡去？我拿起茭，問土地公說我考醫生好不好？擲了茭，是聖茭。我不甘心又問，那我考師大美術系好不好，擲了茭，也是聖茭。我望著茭不停地看，把它丟了，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附近的平交道，火車不停的從我眼前開過，它沒有轉東也沒有向西，只是沿著軌道一直開來，我突然明白，人是有他自己的軌道，你不可以突然轉彎，這樣你才到得了下一站，人生只有一個方向。

（停頓）

父親：我記得在你伯母死後，她就跟你回高雄了。

立明：我們後來沒去高雄，她突然改變主意說去東部，不坐火車我們自己開車去，經過東海岸的時候，她要我停車下來走走，看到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時，她說大海沒有邊際的感覺真好，後來我們迷路了，她居然好開心好開心，也不怪我沒看路標，要我一直往前開，往前直直開，我們到了衫原海岸，她興奮的大叫，我好久沒看見她這樣，卻也是最後一次看她笑，回來以後，她就消失了，沒有電話，沒有消息。

父親：你說這些幹嘛？你們吵架了？

立明：沒有。

父親：那就對了，華盛頓那裡來了通知，她好不容易拿到了入學許可，我勸她不要放棄這個機會，她那幾天都不跟我說話，我想是她捨不得吧！

立明：我想她沒有走。

父親：她能去哪裡？

立明：她不見了。

父親：我是她爸。

立明：她也許還住在這裡。

父親：你不能說你沒住這，她就要還待在這裡。

立明：家裡的擺設還是以前那個樣子。

父親：我是沒有看到！而且我看不到。

(停頓)

第二十一場

Carmilla：妳覺得他們有愛情嗎？

Lee：誰？

Carmilla：我們的爸媽。

（停頓）

（以下兩人對話像是兩人喝醉的自言自語。）

Carmilla：我媽現在還叫我跟我爸說說話，跟我說畢竟我們是父女，睜隻眼閉隻眼，講著講著她自己就哭，我也不曉得她哭誰？如果他們知道會有這麼一天，他們當初會不會相愛？

Lee：我媽死的時候，我爸只是站在遠遠的角落看，我看到他的眼神有些害怕，我不曉得他是怕老婆死了，還是怕他自己死了？

Carmilla：我看過他們年輕時的照片，兩個人笑得好甜蜜，我媽每天都在擦那些照片，我不曉得她是愛那些回憶，還是愛那個人。

Lee：我也怕，世界不停地轉。好暈喔！一直轉，一直轉。

Carmilla：知道暈，你還活著啦！

（沈默）

Lee：我不曉得媽媽去了那裡？我夢見過她，她坐在這裡，問我，爸爸呢？你們怎麼都不見了？

第二十二場

(父親繼續畫畫，但越畫越畫不下去，他揉了一團又一團的紙，筆越來越急，畫也越來越抽象。)

父親：你知道我為什麼回來嗎？因為我想念她。你知道枕頭濕了的感覺是什麼？枕頭棉被都是她身上的味道，少女的、婦人的、重病的酸味，用幾十遍消毒劑也無法去掉。每天不想一個人上床睡覺，睡了不想自己醒過來的滋味是什麼？把自己浸在工作裡，恨不得把自己全身麻醉二十四小時，那種痛是什麼你知道嗎？是不上麻藥卻硬生生拿刀子從你身體切下，忍著劇痛眼睜睜看著自己身體裡的一部份被拿走，如果我昏了也就算了，問題是我還醒著，還清醒著。

立明：Lee知道嗎？

父親：誰知道？

(停頓)

父親：到最後人只剩下一張畫像而已。

立明：伯父你不要那麼悲觀，你還有一個家。

父親：燈泡是不是壞了？

立明：沒有啊。

(沈默)

第二十三場

Carmilla：我們不要待在這裡了，好不好？

Lee：媽媽去那裡了？她不見了？

Carmilla：我們去續攤。

Lee：那裡有沒有人啊？你跟我說有沒有？

Carmilla：有啦，很多人很多人，很熱鬧。

Lee：你說的！（Lee站起來不停地走。）走沒有路了啊！是什麼地方？沒有底啊？

Carmilla：你停下來，你停下來！

Lee：不要。

第二十四場

父親：怎麼那麼暗！

立明：那裡？

父親：這裡。

立明：沒有啊！

第二十五場

Carmilla：妳喝醉了啦！哪有人喝啤酒還醉的！

第二十六場

父：你有沒有看到這是Lee小時候？

明：我看不到？上面只有一些線條！

父：你有沒有看到這是Lee小時候，可愛的小女孩？

第二十七場

Lee：有一天我在捷運裡，看到一個女孩突然昏了過去，整個畫面像電影的慢動作一樣，這怎麼可能會在捷運車廂裡發生呢？這根本不像現實生活，居然會有一個人在妳面前倒下去，而妳還聞到她身上洗過澡的香味。可是就是這樣，碰一聲。

（Lee倒下去碰一聲）

第二十八場

立明：我看不到什麼可愛的小女孩，是這一張嗎？

父親：你等一下，我找另外一張。

第二十九場

Carmilla：他媽的！你站起來。有一次我在捷運裡還哭了呢！

Lee：爲什麼？

Carmilla：那天陽光很好又是週休二日，很多人帶著小孩坐捷運出去玩，我看到以後也不知道爲什麼眼淚就飆出來，太陽越熱我哭得越凶。我看到窗戶裡的自己，居然想到我爸。

Lee：你起來跟我一起走啊！走！走！

第三十場

父親：是這一張。

立明：這是你的自畫像嗎？

第三十一場

Lee：我常常看著捷運窗戶裡的自己，那個我看見的我還是我嗎？如果窗戶再也照不出自己，人群裡缺了我這一角，會有人發現嗎？我的存在還這麼重要嗎？沒被看見跟死了有什麼兩樣。

Carmilla：我有時候會自己一個人從新店的起點坐到終點站淡水，不下車，繼續從終點坐回起點，人寂寞的時候會這樣的，沒有起點沒有終點，只是在上面不停移動。

Lee：那個窗戶裡的我會不會自己飛去不知名的角落，看著現在的我，卻讓我再也找不到？她想飛去那裡呢？那裡才是她的盡頭？妳告訴我，妳告訴我。

Carmilla：有時候聞到坐在你旁邊人的體味，或是不小心碰撞到別人的身體，心裡居然會有一股釋放的快感，心裡也沒有閃躲就繼續這樣靠著。

(Carmilla去靠著Lee)

Lee：在那個地方，沒有時間，沒有死亡，沒有四季變化，沒有白晝黑夜的交替，沒有人，沒有人。

第三十二場

(父親拿起畫筆畫)

立明：你在畫什麼？

父親：畫我看得到的。

第三十三場

Carmilla：妳要不要搬過來跟我一起住？

Lee：我想出去！

（停頓）

Carmilla：我那裡還蠻大的。

Lee：我想出去！

（停頓）

Carmilla：妳不想待這裡不是嗎？

Lee：我想出去！

（停頓）

Carmilla：妳又不走！

Lee：我想出去！

（停頓）

Carmilla：妳回到現實來！他媽的，妳躲誰啊？只會講，妳一個人在這裡住，妳躲誰呀！妳爸？妳男朋友？妳自己？妳有沒有想過？妳現在還住在你們的老房子裡！妳幹嘛不走啊！不爽，走人啊！我們去續攤！

Lee：我想吐。

（Lee 轉身回到房間去）

第三十四場

父親：你說我看不到？你說我視力模糊、色調改變、怕光、眼前黑點、複視、晶體性近視，視力障礙日深，最後只能在眼前辨別手指或剩下光覺視力是嗎？我看不到我的家，我看不到我太太，可是最起碼，我這雙眼睛還會看得見我的女兒。

（立明走到父前面，但父親沒有察覺，繼續畫，畫了就丟。）

父親（唱）：我的家庭真可愛，整潔美滿又安康……

（明拿起畫紙，發現畫裡的女裸體跟Lee長得好像，忍不住一陣噁心。）

立明：這…這…這…是Lee！

父親（唱）：我不能沒有你，你的……

（立明奪門而出）

第三十五場

(坐在客廳的Carmilla被立明嚇一跳)

立明：你是誰？

(Carmilla搖頭)

立明：你住這裡？

(Carmilla搖頭)

立明：Lee回來了？

(Carmilla點頭)

立明：她在那裡？

(Carmilla搖頭)

立明：你是怎麼了？你們到底怎麼了？

(Carmilla搖頭)

立明：我馬上離開！你最好也趕快離開！

(Carmilla點頭)

(立明跑出屋子)

(立明看到一個類似外地人的問路人，兩人互相指了方向後離去)

第三十六場

Carmilla（大喊）：你有男朋友，所以不跟我走對不對！

（沉默）

Carmilla：所以你才不理我。我回去了。

（喝醉的Carmilla走錯方向，跑到儲藏室）

父親：你回來啦！剛剛立明來過。

Carmilla：你誰呀？

父親：爸爸呀。

Carmilla：爸，你怎麼回來了？

父親：我想念你媽媽。

（Carmilla哭泣）

父親：我知道你在外面很辛苦。

Carmilla：你以前為什麼不回來？

父親：我害怕回來。

Carmilla：為什麼？

父親：我越看到過去的自己越害怕，越往回看，越不曉得為什麼自己為什麼站在這裡？可是，我的未來，可能也看不到了。

Carmilla：媽，她…

父親：她不理我了。

Carmilla：因為你…

父親：我變了，以前我以為只要有她就夠了，後來我還想更多更多，結果卻越來越填不滿，後來發現自己只有一個人，一個空殼子。

Carmilla：媽她很難過你怎麼變這樣，但她還是很愛你，沒有離開。

父親：真的嗎？

(父親流淚)

(停頓)

父親：你怎麼回來了？學校放假了？

Carmilla：沒啊，我今天還是去上班，結果在路上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事。

父親：上班？誰叫你去上班的。而且，那是什麼味道？你還喝酒。你上的是什麼班？

Carmilla：我上班關你什麼事，我上班養活自己？你管好你自己就好，為什麼現在又來干涉我？

父親：我錢也匯了。

Carmilla：我不要你的錢。

父親：你以為我捨得你離開我嗎。

Carmilla：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知道！

父親：你怎麼這麼恨我？我辛辛苦苦地把你送去唸書，你卻糟蹋自己留在這裡。

Carmilla：唸書？

(停頓)

Carmilla：你不是我爸！

父親：你怎麼不認我了？

Carmilla：我不認識你。

父親：所以立明說的是真的，你把自己藏起來，故意消失，不見任何人包括我，甚至到了美國也沒有一通電話。

Carmilla：你是誰呀？怎麼會在我家？

父親：這是我們家，我是你爸，喝醉了，就可以不認識嗎？你為什麼自暴自棄？

Carmilla：我自暴自棄關你什麼事，我又不是你的誰。

父親：爲什麼不認我？爲什麼討厭我，爲什麼假裝不認識我，我們好好談，好不好？

Carmilla：我也想好好談，可是我又不認識你，跟我爸講話好難。我們好像只有血緣親，其他的…好遠，每次說話，都覺得自己必須拿著擴音機才能讓他聽到我心裡的話，男人，即使是自己爸爸也好髒喔。

父親：爸爸聽，你說啊。

Carmilla：我不是你女兒啦！你看不見嗎？

父親：我是看不見，我得了很嚴重的白內障，快看不見了。

(停頓)

父親：讓我看看你。

Carmilla：你去找你女兒。

父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Carmilla：我要走了。

父親：你要去那裡？不許走！不許走！你給我留在這裡！我只有一個人。

Carmilla：你認錯人了。

父親：不許走！

(父親危危墜墜地站起來要去阻擋Carmilla，可是卻屢屢找錯方向。)

父親：我看不見了，你不許走。

(Carmilla嚇得落荒而逃)

父親：走了，你就不要回來。

第三十七場

(Carmilla走到Lee的房門)

Carmilla：你怎麼在我家？

Lee：這是我家，你也醉了。

Carmilla：我怎麼一直回不去？

Lee：我準備好了！我要出去了！

(Lee背了一個大背包)

Carmilla：不行。

Lee：你說什麼？

Carmilla：你現在不可以走！

Lee：爲什麼？

Carmilla：我們是不是醉了？你走直線給我看！

Lee：爲什麼？

Carmilla：那我走給你看，有沒有直？

(Carmilla走得歪七扭八)

Lee：有。

Carmilla：告訴我實話，你真的一個人住嗎？這是你家？

Lee：真的。

Carmilla：那你現在跟我走。

Lee：去那裡？

Carmilla：去警察局！

Lee：爲什麼？

Carmilla：你一個人住對不對？

Lee：嗯。

Carmilla：你沒有男朋友，對不對？

Lee：我有，但現在沒有。

Carmilla：他很老嗎？

Lee：沒有，他跟我一樣年紀。

Carmilla：他住這裡嗎？

Lee：沒有。

Carmilla：那就對了，我剛剛在這裡發現了兩個男人，一個年輕的慌慌張張地衝了出去，還問我是不是住這裡？另外一個老的在那間房間裡說是我爸，後來發了瘋要抓我。嚇得我酒都醒了，你說待會那個年輕人會不會回來接應這個老的，我看到那個房間被翻得好亂。我們趕快走啦！

Lee：哪間房間？

Carmilla：好像外面有幅畫？

Lee：儲藏室？不可能，連我都開不了門，我去看看。

Carmilla：小偷都有萬用鎖。

Lee：他會有三十年前的鎖嗎？我去看看！

Carmilla：很危險啦！我們去報警。

（Lee去開儲藏室的門，但是鎖著，且聽到裡頭有摔東西的聲音，兩人嚇得跑出屋外。）

第三十八場

(烏許懷雅回來，在路上遇到Carmilla和Lee，烏想跟她們打招呼，但她們兀自往前跑去)

烏許懷雅：好好跑，加油！

(烏許懷雅到屋外開門)

烏許懷雅：又沒鎖，他一定在等我。

(此時父親走出房間，在客廳繞，試圖找些什麼。)

(烏許懷雅進房門)

烏許懷雅：你在等我喔！

父親：你回來啦！

烏許懷雅：是你，對不對？

父親：是我。

烏許懷雅：你怎麼了？眼睛不舒服？來，我扶你到這裡坐。

父親：老了，眼睛退化了，腦子也不行，剛剛好像認錯女兒。你是我的女兒，
是嗎？

烏許懷雅：我不是。我是烏許懷雅，記得嗎？

父親：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南美的一個地方。

烏許懷雅：所以你就是世界的盡頭，對不對？

父親：世界的盡頭，是的，這個家算是我世界的盡頭了。

烏許懷雅：你怎麼變成這樣？是不是電腦看太多了？打電腦四五十分鐘，就要休息一下，知不知道，來來來，我幫你弄熱水毛巾敷眼睛，這樣等下你才能看看我的作品。

父親：作品？

烏許懷雅：嗯，我可是畫了三個禮拜，不眠不休，廢寢忘食才趕工出來的。

父親：我年輕的時候也這樣畫過。

烏許懷雅：真的嗎？你畫什麼？

父親：我們家附近的稻田，鐵路，還有碧潭。你呢？你畫什麼？

烏許懷雅：我畫要去南極的路線圖。

父親：南極？很特別的題目，你去過嗎？否則應該是抽象畫吧？

烏許懷雅：沒有。可是我準備要過去。

父親：你一個小女生要去那裡那麼遠？爸媽會捨不得的。

烏許懷雅：我要帶喵咪到那裡去，我答應牠的。

父親：喵咪？是什麼？

烏許懷雅：牠是最愛的喵咪，陪我一起長大，知道我所有的心事和秘密，我們約好要去南極，可是牠去年死了，我許下心願要帶牠去南極。

父親：爲什麼？

烏許懷雅：看企鵝。

父親：就這樣？

烏許懷雅：對啊。

（父親笑。）

烏許懷雅：你怎麼笑了？

父親：我在笑我自己，不要管我。那隻貓對你好重要對不對？

烏許懷雅：對啊，不管我心情好不好，牠都知道。準備大學聯考的時候，我很少理牠，有時還會拿牠出氣，把牠架在欄杆上，牠也不鬧也不跑，等我氣消了以後再窩在我旁邊睡覺。

（停頓）

烏許懷雅：你怎麼了？來，給你衛生紙，你是第一個聽到我這個故事會哭的人，我就知道只有世界的盡頭瞭解我，別人都覺得我怪怪的。

父親：你要怎麼去呢？你的功課呢？你的家人呢？

烏許懷雅：我偷偷的辦了休學，我知道我這樣做爸媽不會肯的，他們沒辦法理解我，我覺得是因為我是他們的女兒，所以才無法瞭解，反而是網友比較瞭解這種心情，他們會給我加油打氣。好像，人都需要一些距離才會明白喔，就像在網路一樣。

父親：也不是這樣，你這樣很危險的，隨便告訴陌生人事情。

烏許懷雅：我沒什麼好怕的，反而好朋友比較可怕，像我們研究室爲了爭電腦分配，表面上跟你好來好去，私底下每個人都勾心鬥角的。而且，我們兩個也不算陌生人。

父親：你的經濟來源呢？

烏許懷雅：我之前存了一點錢，後來我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一直往南走，再一邊打工賺錢。反正就走走看嘛，如果不走，我會後悔的。

(停頓)

父親：我女兒也走了。

烏許懷雅：你們吵架了？

父親：沒有，更糟，沒辦法像這樣說話。

烏許懷雅：唉叻，誰會這樣跟自己爸媽講話，畢竟他們是從把屎把尿開始認識我們的，對我們有太多成見了，我們也是呀，剛開始我們以爲他們是偉人，後來是凡人，最後就變成仇人了。

(停頓)

父親：仇人到最後還不是自己人。

烏許懷雅：那就對了呀！喔，還好我想起來，你幫我看一下捲圖，幫我選一下下一站好不好，剛剛那個大哥是隨便亂指，讓我回到原來的地方。我覺得還是請世界的盡頭幫我選比較有意義。

父親：對不起，我看不到了，我想。你可以自己選，不必照別人給你的路嘛。

烏許懷雅：看不到，嗯，我自己選。

第三十九場

(Carmilla和Lee跟著一位警員回來，警員帶著濃濃的原住民口音。)

警員：女生自己一個人住外面半夜還喝酒真的滿危險的啦！有時候跟警察交交朋友也不錯。

Carmilla：我不喜歡男人。

警員：你不喜歡男人，可是沒有不喜歡警察吧！尤其是像我這種警察，雖然很少女生喜歡，可是還是有很多優點。

Carmilla：你抓過姦嗎？

警員：怎麼說這麼難聽？你應該說有沒有參與過協調人類最複雜的關於家庭的感情與生理問題。如果是這樣講的話，我是有參與過，但是沒有介入過，嘿嘿。

Carmilla：他們的老婆通常都怎麼樣？

警員：你們這不是說有小偷嗎？還是這裡有人類最複雜的關於家庭的感情與生理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可能就要回去尋求我同仁的支援。

Carmilla：我就知道你不行！

警員：什麼不行，什麼不行，你可以對警察說不行，可是我是一個男人，你不可以這樣講，會傷我的心。

Carmilla：無聊。

(立明從後面追趕上來，警察聽到跑步聲，很緊張地拔槍待命。)

警員：跑出來了，小偷跑出來了，等一下，房子裡的是小偷，還是你老公，你要講清楚，如果是小偷，我就開槍打他左小腿，如果是你老公，我就開三槍給他斃命，好不好？

Carmilla：人家是從後面跑過來的好不好？又不是從屋子裡跑出來的。

(立明跑過Carmilla、Lee跟警察的身邊。)

Carmilla：啊，小偷！

警員：等一下，是小偷沒錯，對不對，你確定不是你老公？

Carmilla：你射他呀！

警員：站住，我是人民的保母，社會秩序的維護者，憑著正義的使命，我要你不許動。

(Lee非常驚訝，但是立明沒看見她。)

立明：你說的是我嗎？我去叫救護車。

警員：沒錯，你再跑的話，上救護車的人就是你啦！小姐，你確定就是他沒錯？

Carmilla：就是他。

警員：不是什麼複雜的家庭問題？

Carmilla：不是。

Lee：那是我男朋友。

(停頓)

Carmilla和警察：男朋友？

警員：是你的(指Carmilla)還是你的(指Lee)？

Carmilla：真的是他？

警員：是你的(指Carmilla)？

(Carmilla搖頭)

立明：你怎麼會在這裡？

Carmilla：她一直都在啊！

(沉默)

Lee：我一直在這裡。

立明：一直？

Lee：住在這裡。

立明：原來。

Lee：你知道了？

(沉默)

Lee和明：對不起。

立明：不要消失好不好，你肩膀上背的是什麼？你又要走？

Lee：現在走不了。

立明：不要走，我們談一談，也許有什麼方法？

警員：等一下，我們警員遇到當事人男女的感情事件也是會無力的好不好。小姐，可不可以不要亂報案？如果要找我，我可以給你我的手機，但是110是留給需要的人打的。

Carmilla：我怎麼知道他是他男朋友啊？她說她一個人住啊。等一下，裡面還有一個戴墨鏡的老男人把房間翻得一團亂。

警員：在那裡？在那裡？

立明：那是你爸爸，

Carmilla：你不要被他騙喔，那個男人說是我爸！

警員：如果遇到精神病患，也是很棘手，你又不能開槍射他，而且也告不了他。帶回警局，我們可能又會…很麻煩。小姐，請你確認一下裡面的人好嗎？

Lee：你確定那是我爸嗎？我爸不戴眼鏡的，而且他現在應該在醫院呀！

立明：他是你爸，而且我也看到了。

Lee：這到底怎麼回事，好，我進去。

立明：等一下，他（指警察）先進去。

Lee：爲什麼？

立明：你爸他現在很危險。

(烏許懷雅出屋門，撞見他們)

Lee：怎麼會是你？

烏許懷雅：怎麼你們全在這？

立明：你怎麼又回來了？

Lee：你們認識？

Carmilla：現在變成了人類最複雜的關於家庭的感情與生理問題了？

警員：那就很傷腦筋，一般來說，如果要處理這種事情，我們都是在旁邊拍照保持緘默而已。

立明：她是烏…

烏許懷雅：我來找世界的盡頭。

Carmilla：哇，名字好特別喔。

警員：我叫伊司丹大.達虎，是勇士的意思。

Carmilla：沒有人問你。

Lee：烏許懷雅？

烏許懷雅：世界盡頭？

Lee與烏許懷雅：是你，你在這裡！

烏許懷雅：我以為他在裡面。

警員：裡面還有人？好了，我覺得自己是很有耐心的，如果你看到小獵物啦，那表示大獵物就不遠啦，因為牠來覓食嘛！我開門要進去啦。

第四十場

(警察開門，但客廳沒人，全部人進。)

警員：不許動，通通不許動！

烏許懷雅：不見了？

立明：他好像快瘋了。

Lee：你說什麼？

立明：我覺得你爸爸怪怪的。

Lee：怎麼可能？他比誰都正常。

烏許懷雅：不會啊，他很好，還鼓勵我去南極。

警員：南極好冷呢！還不如去太平洋。

Lee：我爸鼓勵你去南極？

烏許懷雅：嗯，他還說你走了，他很難過。

Lee：是他要我走的，我也不想知道他有沒有很難過。

烏許懷雅：而且他快看不見了，走路走得好辛苦。

Carmilla：難怪他帶著墨鏡。

立明：可是他卻在畫畫。

Lee：畫畫？

(警員走入儲藏室的房間)

Lee：他畫畫，畫什麼？

立明：我不想講。

烏許懷雅：他畫稻田，鐵路或者是碧潭的風景。

立明：不是的。

Lee：我不知道他畫畫。

立明：這幅鐵路就是他畫的，可是裡面……

Lee：是嗎？小時候我問他說是誰畫的，他說是一個大哥哥，我說他去哪了，他說坐著畫裡的火車走了，不會回來。

（停頓）

Lee：爲什麼你們都知道？這好像是你們的家，你們都進來過，這不是我的家嗎。

（父親與警員扭打出房門）

父親：是誰叫你闖入我家的？你這壞蛋。

警員：我是警察！

父親：不要以爲我看不到就欺騙我，我聞都聞得出來，你不是警察。把畫還我！

（父親因爲看不到而跌倒，警員將他扶起來，卻被他攻擊，警員閃躲。）

警員：有人報警說有小偷。

父親：你做賊的喊抓賊！

烏許懷雅：世界盡頭的爸，他真的是警察。

（父親停止抓警察。）

警員：我就說嘛，像這個時候，我們就是保持緘默在旁邊拍照就好。他是你們誰的爸爸，還是他是小偷，你們自己說。

Lee（指畫）：媽？

立明：伯母？

警員：在那裡？不要告訴我，這裡還有個被誤認的媽媽，再這樣，我就回山上，你們太複雜啦！

父親：Lee你真的回來了。你在那裡？

（父親走向Carmilla）

Carmilla：不是我，我帶你去。

父親：回來就好。

（沉默）

父親：我回來了。

(沉默)

父親：這次我沒有認錯吧？我聽不到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你，但是你在這裡。

(沉默)

父親：我的女兒，跟我一樣倔強的女兒，看到我這樣是不會想認我的。

(停頓)

父親：沒什麼，小事。年紀大了，就這樣。不過還好我看到該看的，我曾經有的夢想，你過來看看這是我跟你媽媽的房間，你看這是你小時候撿的石頭。鐵路呀，你記不記得？我會抱你在窗戶邊看火車。

(Lee不願過去)

父親：可是我只記得你小時候的樣子，你小時候像我，長大後像你媽，不過，你長大後我比較少看到你，反而有點忘了妳的樣子，認錯了其他人。

Carmilla：你認錯的是我啦。我想她一時很難接受。

警員：這是人類最複雜的關於家庭的感情與生理問題。

(停頓)

父親：好想好想看看你。

(停頓)

Lee：醫院呢？

父親：我昨天辦了退休，我現在這樣不能開刀了。

Lee：退休，那以後呢？

父親：我想跟你媽就搬回那個房間，我想好好陪她。

Lee：媽死了。

父親：你呢？要出去啊？

Lee：嗯。

(停頓)

父親：那我回房間了。

（父親走向儲藏室踢倒小椅子，將其扶正，關上房門，全場燈暗，所有人出，但燈暗中，觀眾看得到Lee提著那把小椅子坐在前舞台。）

第四十一場

(Lee站在椅子上寫明信片，舞台打上淡藍色燈光如極地。)

Lee (OS)

這是我要來的地方嗎？會不會在找到盡頭之後，我們只是在不斷地重複問路與被問路的過程，誤以為那就是最後的方向而已。

(第一幕的外國旅行者出現，他拿著指南針對方向，向Lee問路後各自向不同方向離去。)

(燈暗)

(劇終)